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卷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

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郡李文會重校

諭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蓋天地之間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羞稱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妓

辯

桂林志辯疑三事

陳璉

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辯苟辯之而不折以理則所疑終不能釋桂林俗傳可疑者非一今特舉其著者而辯之餘可類推也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酋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傳云宋胡頴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頴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倖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祀者尚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況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事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事之疑皎釋而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一快哉然此思見也不知來

當省哉

右淫祠

洪武戊寅冬璉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橫置崖上相傳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既蓄疑未得其實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纍發數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藝之則不香始知其爲僞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後爲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潭不遠有一石函謂諸葛武侯藏兵書于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師未嘗至此又其所著書盛傳於世人莫不知其肯爲詭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爲之耳璉既辯沉香之僞因及此以釋世人之惑

右僞香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爲異物呼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醒故世傳爲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震百蠻將稱載涸溪山無人爲起文淵閣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於怪誕奚足信哉

右還珠洞

周正辯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

周洪謨

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幷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而不改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衛尤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迁陳定宇張敬言是也愚竊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豎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

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宋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受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臨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建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改建子丑三正竝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虞氏何爲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

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秦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近世汪氏謂以唐曆朔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樂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誣者使儒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歲大熟未穫必曰戊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躡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大火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

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放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敦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通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鼛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月而非數月也繆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

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曰月之爍乎此周之不改時學者觀於詩爲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爲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爲歲終哉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沽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爲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次日斂之則不過旬

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俟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師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爲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亦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爲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爲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

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卽夏之仲冬正月卽夏之十一月此則
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
則以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又謂周以子
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事載子丑月事移在前
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蓋周之正
朔以子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周
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
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
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
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曰魯用周正朔則魯
公卽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
按周禮朝覲會同巡守殷冬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朔不始
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卽位亦不
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卽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
卽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
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
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
爲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蓋
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
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爲異而雨雪之大
尤可爲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爲異乎亦若後
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
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太雨雪固爲異

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爲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爲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爲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止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爲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爲霜雪雨露不和則爲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爲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水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爲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有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閒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爲十一月之無冰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今當廟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水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樹爲冰記冀甚之過其節慶殊不知魯

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需使雨而成冰亦不爲過何足爲異必
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雪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
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太和二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
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
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
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
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爲七月則何有麥
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
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爲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
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
曰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
爲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
如君氏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

之後安保其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
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
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
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爲冬矣則僖二十
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爲秋也
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
夏蒐于比蒲既以爲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
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爲夏與冬也是春
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爲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
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

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爲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爲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爲建寅之月則何以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爲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蚤晚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早仲秋之際旱暵爲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爲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濟洧言濟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塲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爲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爲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爲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爲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爲一以三統言之則爲人以四

時言之則爲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爲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爲萬世爲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首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爲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爲正月顏師古亦謂漢從秦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爲而近世吳淵潁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已史記言秦幷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爲正月哉如以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十二月爲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與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煖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爲十一月明矣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爲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爲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潁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潁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贏秦視三代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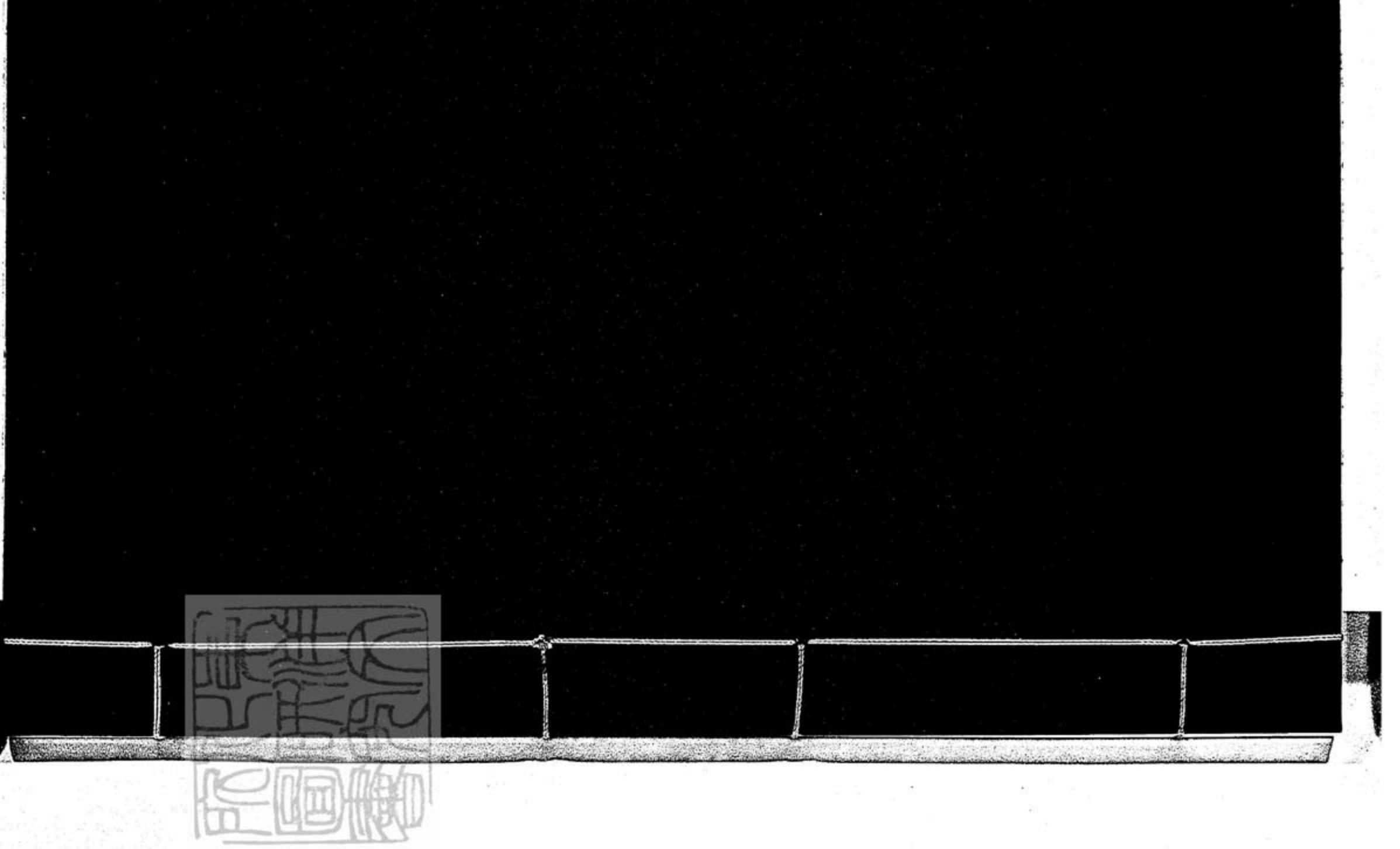
劉定之

璽辯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宝改年號爲元符蔡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其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矣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缺董卓之亂帝辭出焚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漢傳魏縲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封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蓋疑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冊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

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
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取
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巢亂唐之時而莊宗
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
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
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
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
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贋之故難盡究
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
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紹聖乃能
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
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

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堯
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
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
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
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絶傳何有於受天命而
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
者爲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
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
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
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
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
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

于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眞爲秦檜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爲此言哉其此壑之謂哉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